

# 刺

李尚龙

著

V I O L E N C E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Ltd.

新锐·100 | 白羊座的诗集

# 刺

李尚龙

著

V I O L E N C E

暴力，无关民族。

这个故事不普通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刺 / 李尚龙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
2018.2

ISBN 978-7-5596-0838-3

I. ①刺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8691号

## 刺

作 者：李尚龙

责任编辑：夏应鹏

封面设计：仙境

版式设计：木言设计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56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9印张

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838-3

定价：45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有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## 序

这本书从构思到写成，整整一年。无数个夜晚，无数瓶酒，我沉浸在故事里故事外，无法自拔。故事是点亮人心的明灯，如果可以，就让这个故事，警醒世人。

谢谢这些人，如果没有你们，也不会有这部作品：

谢谢李尚晶，我的亲姐姐给我的灵感。

谢谢我刚出生的外甥。

谢谢我的父母，谢谢我的团队：白冀恬、于洋、冰冰、曲秋妍、宋本睿、郭怡等。

谢谢磨铁图书的各位。

谢谢我兄宋方金老师给书名的指导和提供的酒，好的酒和有趣的人，才能滋生出有趣和深刻的故事。谢谢编剧于莉，谢谢制片人肖霄、方征以及编剧帮帮主杜红军的帮助，如果顺利，这本书的影视化也很快能在准备充分后进入筹划。

谢谢我的好朋友古典、白洁、刘轩、宋平明、沈煜伦、剽悍一只猫、陆俊文、周宏翔、尚兆民、尹延、杨熹文、孙晴悦……你们是第一批读完这本书的人，给予的反馈给了我特别多的信心和动力。

所以，当你拿到书，希望你省下三个夜晚，无打扰地读完。这三个故事，我写得很大胆，写得很用力，所以，希望你也能在安静的时光里，读完书中的字句。

再次感谢每位读者，感谢每位关心校园暴力的人。

天使不登台，魔鬼不退场。

没有你们，也不会有这部作品，愿我们一直能这样温暖这个世界。

「我說，你這人真不懂事，怎麼可以這樣？」

「我說，你這人真不懂事，怎麼可以這樣？」

## Part 1

### 薔薇下的刺

「我說，你這人真不懂事，怎麼可以這樣？」

“带刺的花有多少，你知道吗？”韩晓婷坐在座位上，慢吞吞地问着刘涛。

刘涛在韩晓婷的办公室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窗外的风忽然吹进来，拨动了刘涛和韩晓婷的秀发，吹乱了她们的脸颊。她们都很美，只是一个盛气凌人，一个面露胆怯。

韩晓婷继续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我在问你问题时，不允许你不说话。”

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，窗帘也没有拉上，声音从门内传到门外，公司其他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听着这场领导对下属的发难。

韩晓婷说：“不说是不是吗？那就说说这份文案为什么写得这么有个性吧，准确来说，为什么写得这么烂吧。”

刘涛持续不说话，捏紧了拳头，低下了头，然后小声地反驳着：“不烂。”

“不烂？我看你连基本常识都没有！你竟然给对方手机发布会的场地提供蔷薇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万一扎到人怎么办？”韩晓婷继续盛气凌人地说着。

刘涛把头压低，想找个洞钻进去。

外面的同事显然都听了进去，他们有些好奇地抬起头听，有些埋着头偷偷地听，有些不想听却又不得不听。

韩晓婷起身，把脸贴近刘涛，好像要吃掉她，好像对她工作的不满已经转化成了对她的愤怒。她们的恩怨在十年之后被再次激起，她继续说：“今天我就给你上上课。玫瑰、蔷薇、月季花、枸骨、枸橘、皂角、荨麻，还有仙人掌都是有刺的，以你的智商，至少应该知道仙人掌不是花。”

韩晓婷的桌子上，放着月季花，月季花旁是一沓文案。

这些年，韩晓婷一直喜欢带刺的植物，尤其是带刺的花。

刘涛不敢作声，只是低着头。此时，门被敲响，韩晓婷的秘书汪苒走了进来，她说：“韩总，抱歉打扰了，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”

这暂时解救了刘涛。韩晓婷看了一眼文件，再看了一眼刘涛，接着说：“你走吧，重新写一份文案！”

刘涛转身准备走。

韩晓婷头也没抬，说：“下午五点前，交给我。”

此时是下午三点，阳光照射到办公室的另一边，两个小时写一篇文案，肯定是来不及的。

刘涛想了想，转身走向韩晓婷的桌子，准备拿走文案，韩晓婷依旧没抬头，当着刘涛的面将文案全撕掉了，然后对刘涛说：“这种垃圾文案，你别想改一改就拿来糊弄我，不可能！重写！”

刘涛咬着牙，转身离开办公室，眼里全是委屈的泪水。

“世界残酷，江湖险恶，人心可畏，我还年少。”

这是刘涛成名后，写给所有人的一句话。

## 2

刘涛沮丧地回到家。

所谓家，就是一个被隔出来的单间。整个两居室被拆分成七户，她住的隔断间满打满算不到十平方米，上下铺，两个人住，自己住在下铺，上铺是公司的同事，也是自己在公司唯一的朋友——王薇薇。

王薇薇性格随和，单纯可爱，是公司的老好人。

此时她正在上铺靠着枕头，疯狂地打着当时最火爆的游戏。

她用余光看到刘涛回到宿舍，头也没抬地问：“加班了？”

刘涛没接茬儿，打开电脑，在自己床上重新开始写给客户的文案。

五点前，她确实赶交了一份新文案给韩晓婷，却被再次否定了，还是公开的。

王薇薇一边打游戏，一边为她不平：“我觉得你写得挺好的，她说的花带刺的确是个问题，但也不是主要问题啊，不能把你批评得一无是处啊，而且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”

刘涛叹了口气，盯着电脑，没说话。

倒是王薇薇关了电脑，像个小孩似的叽叽喳喳：“韩总明显是故意为难你，这是赤裸裸的职场暴力啊，你得罪过她吗？我怎么觉得从你第一天进来她就在为难你呢？你跟你叔叔说了吗？”

刘涛这才说话：“我能怎么说啊？跟我叔叔说他介绍的工作领导是个暴君？何况……”

王薇薇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所以啊，上大学多学一项技能，毕业就少求一次人啊。”

刘涛也叹了一口气，继续打着字：“你不懂，她这么对我

是有原因的。”

王薇薇从床上跳下来，边对着镜子化妆边说：“能有什么原因，要么是工作压力大，要么就是更年期提前了。”

刘涛看了一眼王薇薇，问：“你化妆干吗？”

王薇薇有些羞涩地说：“那傻子约我出去吃饭。”

刘涛笑着说：“看把你高兴的。”

王薇薇问刘涛：“你那位呢？”

刘涛继续打着字，说：“他今天加班，估计要到深夜了。最近他一直在忙，也不接我的电话。”

王薇薇化好妆，看了一眼堆满东西的衣柜之后对刘涛说：“这个包借我用用？”

刘涛点头，说：“那是我最好的包了。”

王薇薇笑着说：“知道你最好了。”接着，王薇薇出门，带着满脸的春光。

狭小的房间里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外面车水马龙，偌大的北京城，每个人都显得如此渺小又无能为力。

孤独中，刘涛打电话给她的男朋友王橙宇，那边依旧是忙音，没人接，她又打了几次，终于还是放弃了。

他们在一起多年，刘涛就是为了王橙宇才来北京的，可是，她却慢慢发现他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，而现在，王橙宇甚至

不接她的电话。

此时的王橙宇并没有闲着，他正在韩晓婷的豪宅里和她喝着 1996 年的拉菲。

王橙宇戴着眼镜，脸上有一块明显的丑陋胎记。

韩晓婷坐在王橙宇的身旁，视线尝试着避开他的胎记。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准确地说，是王橙宇紧紧抓住了韩晓婷的手。韩晓婷对王橙宇说：“和她分了吧，我和她曾经是同学，太知道她是什么人了。”

王橙宇一把搂过韩晓婷，笑着说：“我和她分了，那我岂不是单身了？”

韩晓婷说：“那你怀里搂的，难道只是一朵花？”

王橙宇说：“就算是一朵花，也是最美丽的蔷薇。”说着，他笑着吻了过去。

韩晓婷用手挡住他的嘴，说：“你知道我喜欢蔷薇，可是你知道蔷薇是有刺的吗？”

王橙宇拉开她的手，说：“就算有刺，我也愿意遍体鳞伤。”说着，王橙宇扑了过去，韩晓婷手里的酒杯摔在了地上，摔得粉碎，伴随着王橙宇的喘息声，韩晓婷嘴角上扬。

人生是一场长跑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

韩晓婷这些天一直在想这句话。并且一边想着，一边得意地笑。

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刘涛，在狭小的房间里翻开了高中时候的合照，她看见照片上的自己笑得很开心，而远处的韩晓婷却面无表情，没有一丝笑容。

照片的背景，是学校那片独特的蔷薇，它们正灿烂地开着。

十年前，建国中学高一（3）班的教室里人头攒动，刚入学的新生们乱成一团。他们刚刚结束了假期，兴奋地回到学校，迎接高中的第一天。

有人说高中生活是蜜，有人说高中生活是药，无论是什么，终于该每个人用心品尝了。

学生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座位，却发现班主任没有提前安排，大家只能随便坐了。

窗外是知了的叫声，教室里是同学们叽喳的说话声。

刘涛那年 15 岁，含苞待放，对高中生活充满憧憬。

她进入教室时，教室里已经没什么空座了，只剩第一排那

几个和老师几乎零距离的空座。学生时期，没人喜欢坐第一排，第一排意味着不自由，意味着上课失去了睡觉的权利，意味着减少了和同桌搭讪的机会，意味着不能回头和后面的异性聊聊昨天看的动画片。

刘涛刚进教室，后排的两个女生就尖叫着打起了招呼，拼命地向她招手。刘涛走到后排，笑着对两个女生说：“张蓓、张蕾，你们也在三班啊。”

她们拼命地点头，开心地笑着。

张蓓、张蕾是双胞胎，蓓蕾，是含苞待放的花朵，出自名篇《追和白舍人咏白牡丹》：“蓓蕾抽开素练囊，琼葩薰出白龙香。”她们的父母喜欢古诗，也喜欢其中的韵味，于是给她们起了这两个名字。

她们的母亲中年事业有成后竟发现有了身孕，还是一对双胞胎，欣喜若狂。

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两朵花一直到高中都没开，不仅没开，还凋谢得厉害。

她们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陪伴，但凡需要什么，父母总能及时给予，就算没有，她们在家哭闹或者摔东西，总能解决问题。她们的学习一塌糊涂，中考成绩更是惨不忍睹，在学校整天惹事，把家里的坏习惯带到了学校。

借助父母的强大关系和财力，她们以低分进入了建国中学的高中部。

刘涛和她们初中就在一个班，虽然交流不多，但关系还算不错。看见熟人，刘涛喜出望外，笑着说：“后排都成你们的宝座了？”

张蓓嬉皮笑脸地说：“要不你也赶紧加入我们？”

刘涛看了一眼前排，说：“我也不想坐第一排，可是后排没位置啊。”

张蕾指了指旁边的那个女生，刘涛转过身，那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个女生。

她很瘦小，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，衣服上还有没洗净的油渍。她正拿着一本书，看得入神。虽然没怎么打扮，但依旧能看出是个美人坯子，在青春的夏日里，格外显眼。

张蓓和张蕾一起给刘涛使了个眼色，刘涛点点头，然后走过去，先是礼貌地说：“同学，你能坐到前面去吗？我看你戴着眼镜，在后排不太方便看黑板。”

女生抬起头，没有正眼看她。

刘涛拍了一下她的肩膀，重说了一遍刚才的话。

女生冷冷地回答：“不用，谢谢，我就想坐在这里。”

刘涛有些尴尬，但却无能为力，她看了一眼张蓓和张蕾。

张蓓忽然站起来，拍了一下桌子，冲着女生喊了一句话：“你坐前面去！这个位置是我们的。”

女生抬起头，有些不服气地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谁说这是你们的了？”

张蕾也站了起来，说：“你是在建国附中上的初中吗？我们三个都是。”

张蕾一旦开始用“我们”，说话的声音也就大了一倍。

女生有些不懂，还是没有抬屁股起来的意思，她说：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刘涛也被点燃了情绪，说：“不怎么样，前面不是有位置吗，你为什么不坐前面去？”

女生说：“因为我先来的，你为什么不到前面去？”

刘涛说：“那我跟你好好说话，你凭什么不理我？”

女生说：“我为什么要理你？”

张蕾走了过来，一把把那个女生的书包从抽屉里抽出来了一半，说：“我看你是有点儿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”

女生一把拉住了书包，书包飘荡在空中，被两边拉扯，女生说：“你们真是不讲道理！”

刘涛在一旁看呆了。

张蓓看张蕾愤怒了，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，也跳了出

来，拍了一下女生的桌子，说：“我给你三秒钟，你到前面去，要不然后果自负。”

说完，张蓓开始倒计时，张蕾跟着一起数，刘涛在一边，恶狠狠地看着这位女生。当她们喊到“一”时，班主任王老师走了进来，看着乱哄哄的班级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干什么啊？上天了？这才第一天，这么嚣张？准备上课！”

张蓓愤愤不平地回到座位上，张蕾也撒了手。女生书包里的文具和书一下子撒了一地。女生立刻蹲下来捡，刘涛故意用脚踢了一下落在地上的杂物，女生一把抓住了刘涛的腿。

刘涛死命踢了她一脚，挣开了她的手，这时王老师在一旁喊着：“刘涛在那儿站着干吗？你到前面来坐！”

刘涛愤愤地拿着书包，走到了第一排，先给双胞胎做了个鬼脸，然后瞪了一眼身旁的那位女生，赌气地坐下了。

王老师开始说话：“位置先这么坐，以后再调整。上课不要交头接耳，有什么事下课解决，好，咱们开始上课。”

正此时，上课铃响了，清脆的铃声让大家肃然起敬，却让张蓓、张蕾、刘涛三人咬紧了牙关。

那时个炎热的夏天，炎热容易让人浮躁，青春容易让人浮夸，软弱容易让人愤怒，无知容易让人产生攻击性。

从老师的点名中，大家知道了这个姑娘叫韩晓婷。